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二十九　志十五

禮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文王伐崇類禡並舉故禡宜居軍禮之首而講武次之受降獻俘又次之田獵以下亦各以類附焉

禡師祭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則祭後魏出師又建纛頭旗上太宗征河東分遣潘慎脩出郊祭蚩尤禡牙李巨源與北郊望氣壇祭北方天王咸平中詔定禡儀除地爲壇兩壝置軍牙六纛位版軍牙以白六纛以皁祭日用剛日都部署以下皆戎服將事禮畢焚幣釁鼓又擇

日祭馬祖馬社

閱武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故不盡用定儀亦不常其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習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秋九月大閱與從臣登臺觀焉眞宗擇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馮高爲臺臺上構行宮帝乘馬從官戎服賜窄袍旦抵行宮殿前侍衛馬步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號五方旗以節進退既振旅召從臣宴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復召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

中內職飲於軍器庫諸班衛士飲於殿門外神宗凡營屯更戍諸軍及畿甸三路民兵皆隨伎藝召見親閱舊以七軍營陣校試而分數不齊前後牴牾命校試官采撥定爲八軍法既又定九軍法以一軍營陣即城南好草坡閱之皆有賞賚高宗初以巡幸不果行紹興五年始御射殿閱射藝精者賞有差十四年以後歲以冬月行之號曰冬教孝宗乾道二年冬幸白石教場賜賚將士諸軍懽騰鼓舞百姓觀者如山四年復作茅灘教場臨閱犒賞倍之淳熙四年十二月又大閱于茅灘十年十一月大閱于龍山十六年十月大閱于城南寧宗初

在諒闇令宰執於大教場教閱其後或幸茅灘或候潮門外教場一再幸焉

受降獻俘太祖平蜀孟昶降詔約前代儀制爲受降禮先一日設御坐仗衛于崇元殿如元會儀其日大陳馬步諸軍于天街左右昶及官屬素服紗帽北向跪奉表待命乃宣制釋其罪昶等再拜呼萬歲跪受所賜襲衣冠帶改服入謝召昶升殿安撫之禮畢百官稱賀遂宴近臣及昶于大明殿嶺南平劉鋹就擒詔撰獻俘禮有司率武士係鋹等白練露布前引告太廟太社乃獻俘御前宣露布法官奏以所獻俘付有司上召鋹詰責釋

之事具世家及南唐平帝以李煜奉正朔非劉鋹拒命比寢露布弗宣遣閤門使承制釋之太宗征太原受劉繼元降釋其罪繼元至京師詔告獻太廟行謁見禮既命以官故不稱俘焉元符二年西蕃王瓏拶邈川首領瞎征等降大抵如國初儀政和議禮局上受降儀開禧三年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函逆臣吳曦首彳違制擅造法物來獻禮官具獻馘典故行奏獻之禮禮畢梟於市三日付大理寺藏於庫端平元年金亡四月京湖制置司以完顏守緒函骨來上差官奏告宗廟社稷如儀
田獵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其後多以秋冬或

正月田於四郊從官或賜窄袍燠鞾親王以下射中者賜以馬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多盜獵狐兔者命禁之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貰其罪帝謂從臣曰臘日出狩以順時令緩轡從禽非荒也回幸講武臺賜群臣飲雍熙二年獵西郊親射走兔五詔以薦宗廟語在本紀帝雅不好弋獵端拱元年冬詔罷近甸游畋五坊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毋以為獻已而趙保忠獻鶻一號海東青詔還賜之遇獵日但命諸王略畋近郊而五坊之職廢矣眞宗咸平三年亦嘗狩于郊薦所獲于廟大中祥符二年

詔量留五坊鷹鷂備諸王展禮餘悉縱之仁宗時言者請修此禮事下樞密院倣前制奏為定式以所獲薦廟既而召父老田夫勞問賜以飲食及五坊軍士賜賚有差宰相賈昌朝等曰乘輿一出而四美具請付史館詔昭孝講武養老勸農也明年復獵於城南東韓村後以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狩講

打毬本軍中戲太宗令有司詳定其儀從官乘馬分朋而入宗室節度使以下服異色繡衣左朋黃襴右朋紫襴打毬供奉官左朋服紫繡右朋服緋繡三月會鞠大明殿帝乘馬一再擊乃命諸王大臣馳馬爭擊帝得籌

從官呼萬歲群臣得籌則唱好得籌者下馬稱謝凡三籌畢乃御殿召從臣飲又有步擊者乘驢騾擊者時令供奉者朋戲以爲樂云

救日伐鼓建隆元年司天監言日食五月朔請掩藏戈兵鎧冑有司請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用牲太社如故事嘉祐六年六月朔日食詔禮官驗詳典故皇帝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於郊社伐鼓讀祝其詞以責陰助陽之意如霧晦不見卽不伐鼓遂爲定制至政和有合朔伐鼓儀

以禮凡喪有服所以致哀也已而葬焉謚焉祔之廟焉

禮之備也高宗宮中行三年喪孝宗力持三年之制山
陵纔畢之已詳不必若舊史特表而出之爲服紀也其
上陵忌日漢儀如古祭宋制是日設素饌輟樂舉哭素
服行事故亦爲凶禮而外國及大臣士庶之喪制附焉
周官五禮凶居次兹列於末依唐制也
山陵太祖建國號僖祖曰欽陵順祖曰康陵翼祖曰定
陵宣祖曰安陵安陵後改卜鞏縣鄧封村帝及文武護
送者皆服緦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眞宗始命營奉二
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其皇堂陵臺神墻乳臺鵲臺
等制比安陵稍殺尋改定陵曰靖陵開寶九年十月太

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二十七日而服除羣臣叙班殿庭宰臣宣制發哀畢太宗即位號哭見羣臣羣臣稱賀復奉慰盡哀而退成服後羣臣朝晡臨三日大小祥禫除朔望皆入臨奉慰内出遺留物頒賜諸臣親王遣使齎賜方鎮將葬命宰臣為山陵使及撰陵名哀冊文凡天子初崩未有謚稱大行皇帝將葬乃有謚太宗即位之明年三月十七日羣臣奉太祖謚號冊寶告南郊明日讀于靈坐前四月十日啓攢宮帝與羣臣皆服如初喪朝晡臨殿中退易常服出宮城十三日發引帝衰服奠哭羣臣入臨辭於都城外二十五日

掩皇堂二十九日虞主至奉安于大明殿五月十九日

有司奉神主至太廟近臣題謚號升祔禮畢群臣奉慰

陵在鞏縣祔宣祖名曰永昌自是大行皇帝服除而謚

而葬而祔爲常制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眞宗散髮號

擗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

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以十月葬永熙

陵其靈駕發引挈舁凶仗法物凡用兵士力士萬二千

二百人餘並如昌陵制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時契丹

已通好遣使告哀及以遺留物遺焉遂爲故事司天監

定卜永安縣臥龍岡詔雷允恭覆按事具本紀以十月

葬名陵曰永定先時仁宗與輔臣議以天書衜葬謂先帝尊道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于元聖不可留于人間發引日以天書先導焉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並如定陵以十月葬永昭陵先是翰林學士王珪言天子之謚當集群臣於南郊告天議定乃連奏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乞依舊典從之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八月葬永厚陵如故事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九月葬永裕陵祕書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君父皆斬衰三年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今宜令群臣並酌古禮參

之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
古若先王之制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
制從其議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山陵制度並如元豐
八月葬永泰陵紹興七年正月徽宗及二后崩問至高
宗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詔
立重成服禮官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
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
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
命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嚴州胡寅疏請衰麻枕
戈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張浚連疏謂喪服不

可即成復詔遵舊制外廷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喪御朝則淺素淺黃戶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冊請依仁宗英宗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一日行之其將梓宮改葬更不立虞主於是上尊謚以十二月祔神主于臨安太廟九年以禮官請先建陵名曰永固以俟觴獻梓宮初葬五國城十二年金人還梓宮高宗易服以迎既入境即承以槨納袞冕翬衣於槨中不復改斂十月掩欑其略皆指慈欑宮西北改陵名曰永祐命諸州軍各建報恩光孝寺觀一所以崇奉祐陵香火三十一年五月欽宗訃聞至悉如

徽宗典禮宮中仍行三年喪隆興元年欽宗服除天申節當舉樂禮官黃中援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奏事遂寢是年五月大祥孝宗衰服詣几筵易祥服行祥祭逾上陵名曰永獻俟人葬之鞏原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逾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如晉武魏文行三年喪不妨聽政淮等奏晉武雖有此意後來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乃出內批朕衰絰三年群臣行易月之令二十日小祥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明日還內帝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感泣十一月朔詣德壽宮

自是朔望皆如之二日大祥帝白布巾袍御延和殿詣
宮衰經而杖如初四日禫祭畢百官釋服明日百官請
聽政不允越三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
等語以諭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百日又詣宮行焚香禮三月丙寅權欑于會稽四月壬
申親行奉迎虞主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
如之大臣言虞祭吉禮合用鞾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
黑帶布袍可也丙戌祔廟帝堅欲終制語在本紀葢三
年之制斷自帝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惟敕令所
删定官沈清臣再疏願堅主聽帝納用焉既小祥會慶

節免金使入見却禮幣既大祥賀正旦使至見于垂拱殿之東楹孝慢詔免行賀以禮物付有司次年會慶節使至仍見于東楹詔北使百官詣閤門拜表起居免入賀凡值吉禮悉罷樂不舉及大饗起居舍人鄭僑奏不可廢樂乃詔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並依典禮作樂外皇帝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其欑宮遵遺詔從儉約却諸路貢獻上陵名曰永思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光宗以疾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寧宗即位詔行孝宗喪三年有司請易月外用漆紗淺黃蓋循紹興以前之制朱熹初至不以爲然

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欑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措定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朱熹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父祖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

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將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孝宗欑宮在永思陵之西上陵名曰永阜光宗陵曰永崇寧宗陵曰永茂理宗陵曰永穆度宗陵曰永昭端宗陵曰永福

皇后園陵凡后崩未葬亦稱大行皇后既謚而葬而祔

與天子同太祖建隆二年六月昭憲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禮院請行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釋除服吉心喪終制從之然宮中自孝明皇后而下皆服喪三年迄宋世遵行焉既議謚禮官上言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謚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周宣懿皇后謚即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議亦不告于郊廟脩謚冊畢始告廟讀于靈坐前詔從周制乃九月十六日羣臣奉冊寶告太廟翌日上于欑宮十月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太廟乾德二年改卜安陵奉冊寶改謚讀于陵次合葬焉太祖孝惠賀皇后未受禪而薨及孝明王皇后崩

適安陵攺卜有司上二后謚並陪葬儀物差殺安陵孝
惠又殺孝明孝章宋皇后至道元年夜劇遷于故燕國
長公主第及崩太宗素服舉哀輟朝五日羣臣不成服
詔在王禹偁傳既上謚以歲忌權欑于趙村沙臺三年
乃葬昌陵之北如孝明制太宗淑德尹皇后懿德符皇
后早崩葬安陵之西北李賢妃生眞宗是爲元德皇后
葬熙陵明德李皇后喪服依杜太后故事葬熙陵之西
初以歲忌權欑京師語在趙安易傳眞宗章懷潘皇后
早薨陪葬孝章于昌陵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皇帝
七日釋服後攺用十三日葬熙陵之西北李宸妃生仁

宗是爲章懿皇后明道元年薨殯斂用一品禮葬洪福禪院之西北命參知政事晏殊撰墓銘及章獻明肅劉皇后崩乃得追冊改葬定陵之西北章獻之喪宗室削杖不散髮百官朝晡臨内外命婦朝臨並二日告哀遼夏賜遺留物葬定陵之西北改園陵曰山陵後慈聖宣仁欽聖亦如之楊淑妃爲章惠皇后明道三年薨禮官請皇帝服緦三日仁宗以保佑恩加服小功五日而除葬定陵之西北諸后廟祀見前后列篇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元豐二年崩如章獻上四謚典禮加隆葬昭陵神主祔仁宗室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元祐八年崩宣

遺詔園陵制度務遵儉省條並如章獻故事哲宗詔依
慈聖之制既上四謚將題神主禮官言章獻明肅皇后
神主書姓劉氏合依故事葬厚陵神主祔英宗室神宗
欽聖獻肅向皇后建中靖國元年崩禮官議山陵法物
依元豐二年慈聖故事上四謚葬裕陵德妃朱氏生哲
宗是爲欽成皇后賢妃陳氏生徽宗是爲欽慈皇后徽
宗先後備禮追冊葬裕陵欽聖與欽慈同祔廟欽成後
祔躋於欽慈之上哲宗昭懷劉皇后政和三年崩詔依
欽成皇后及孝章皇后故事參酌裁定葬泰陵昭慈聖
獻孟皇后紹興元年崩高宗服朞遺詔擇近地權殯俟

息兵歸葬梓宮問身以便遷奉乃權殯于會稽上亭鄉
欑宮上四謚祔廟在昭懷之上徽宗顯恭王皇后大觀
二年崩援眞宗章穆故事服七日葬裕陵之次祀于別
廟顯肅鄭皇后同徽宗訃聞高宗詔立重成服有司請
先行上謚祔廟之禮於是顯恭改謚與后同祔徽宗室
及梓宮還合欑于祐陵顯仁韋皇后自金還紹興二十
九年崩如故事欑祐陵之西神主祔徽宗室欽宗仁懷
朱皇后北遷不知崩問慶元四年始上謚神主祔欽宗
室高宗憲節邢皇后亦崩五國城同徽宗訃聞高宗行
釋服之祭梓宮還欑于昭慈欑宮之西北及高宗祔廟

后改謚自别廟升祔憲聖慈烈吳皇后慶元三年崩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寧宗服期明年上四謚檟于思陵神主祔高宗室孝宗成穆郭皇后早薨旣受禪追冊改殯成恭夏皇后乾道三年崩攢于臨安南山之脩吉寺及孝宗祔廟后與成穆俱改謚自别廟升祔成肅謝皇后開禧三年崩殯阜陵之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覩列聖在御閒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别葬若上仙在山陵巳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旣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卽行追冊

改殯所爲欑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猜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皐陵爲合典故從之神主祔孝宗室光宗慈懿李皇后慶元六年崩欑于南山之脩吉寺寧宗恭淑韓皇后亦以是年崩欑于南山之廣教寺恭聖仁烈楊皇后紹定五年崩葬茂陵祔神主于寧宗室宋制后先帝而崩者祀別廟及帝崩乃升祔舊史本紀載慈懿恭淑二后崩即祔神主於太廟恐誤也凡皇太后祀別廟則存太字祔太廟則否蓋稱太者義繫於子稱后者義繫於夫况在太廟以獻降也蓋自唐

已然矣
濮安懿王園廟治平三年詔置園令一人園制用一品
三夫人別有塋域元豐詔遷祔濮園語在本紀南渡後
主奉祠事以嗣濮王爲之園令一員以宗室爲之
秀安僖王園廟紹熙元年三月詔秀王襲封等典禮依
濮安懿王故事避秀安僖王名一字仍置園廟四月詔
皇伯榮陽郡王伯圭除太保嗣秀王以奉王祀
莊文太子喪禮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薨設素幄
于太子宮正廳之東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
皇太子妃及本宮人並斬衰三年文武百官成服一日

而除本宮官僚並服齊衰三日臨七日而除葬日仍服
衰葬畢而除攢于寶林院法堂先期大臣奉謚册寶告
太子柩前其夕奉謚東宮行焚香之禮次日乃發引四
年小祥日帝不視事其日先命從官一員常服詣太子
神坐前行奠酹禮五年七月九日大祥亦如之景獻太
子嘉定十三年八月薨其發哀制服攢宮並如莊文
上陵之禮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復有
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
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幸親
謁宋初倣其制春秋命宗正卿朝拜至乾德三年始令

宮人詣陵上冬服歲以爲常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詣鞏縣謁安陵奠獻雍熙二年有司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不設牲牢之祀今請如宗廟薦享少加裁減除不設登鍘牙槃食及太常登歌外餘悉如大祠從之景德二年真宗朝諸陵有司議服淡黃袍詔特素服行事沿途不舉樂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祀汾陰經鞏縣謁諸陵亦如之是歲命禮官定春秋二仲遣官朝陵儀注以祭服行事故事車駕詣陵謂之親謁南渡之後此禮不舉故七陵或曰省視或曰保護或曰薦獻或曰祭告或曰致祭或曰望祭或曰脩奉悉遣官行

紹興三年正月禮官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乞于行在法惠寺設位望祭自是爲定制九年正月以金歸割還故地遣官修奉諸陵以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朝陵寢自昌陵以下皆遭發掘泰陵尤甚露庭實解衣覆之然不敢以實聞明年禮部只奏求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壘裂合行補飾其後兵部侍郎張燾詣陵還高宗詰其狀燾亦諱其事只云萬世不可忘此賊且言臣豈區愚忠願明詔有司異時求固陵凡金玉珍寶盡斥不用播告天下可保無虞上嘉納之金人叛盟汴洛復陷金有端平元年正月史嵩之以滅金聞遂遣太常主簿

朱揚祖等朝謁八陵揚祖還以圖上進理宗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南渡諸陵俱在會稽幼帝入閩廣元僧楊璉真加發之義士爲改葬焉

忌日唐初始著罷樂廢務及行香修齋之文其後又朔望停朝天祐初始令百官詣閤奉慰宋循其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乾德二年禘于太廟其日惠明皇后忌有司言唐時祀先農遇百神與二宗忌同日樂縣而不作況僖祖同廟連室而在諱辰詎可輒陳金石之奏伏望依禮縣而不作咸平中有司將設春宴金明池習

水戲閑預林苑縱都人游賞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詳
定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言忌日不樂嘗載禮經
忌月徹縣實無典故其春宴及池苑並合舉樂景德元
年北征凱旋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鹵簿鼓吹禮官
議曰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況春秋之義不
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仁
宗時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不宜避國忌禮官議廟祭
與别廟諸后忌同日者作樂在太廟仍依舊制若祠天
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
則否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若與别廟

諸后忌同者亦不去樂　詔可

外國喪禮凡告哀使至　皇帝輟朝發哀成服有司擇日

設次於內東門之北　皇帝向其國而哭五舉音而止

仍遣使祭奠弔慰其辭日館伴使已下待制已上並就

使者於都亭驛弔慰嘉祐三年正月契丹告國母哀爲

輟朝七日使人入見皇帝問云卿離北朝日姪皇帝悲

苦之中聖躬萬福朝辭日即云皇帝傳語北朝姪皇帝

嬸太皇太后上僊遠勞使人訃告春寒善保聖躬

外國弔喪遣官充祭奠使副別遣官充皇帝弔慰使副

若皇太后在又別遣官充皇太后弔慰使副其日祭奠

弔慰使副並素服詣神御坐前階下衆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升殿上香奠茶酒副使跪讀祭文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既畢朝見皇太后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升殿進書朝見皇帝亦如之使副以下賜賚有差

諸臣之喪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在禁中多不時而往惟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焉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卒皆臨奠發引乘輿或再往其儀千牛將軍四人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茢前導皇

帝改素服就臨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
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已下又再拜皇帝
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
輟朝之制文武官一品二品輟視朝二日於便殿舉哀
掛服三品輟朝一日不舉哀掛服然車駕就臨亦輟朝
日數亦有特恩不拘品秩康定元年臺官言卿監職任
既遠恩禮不稱自後遂不輟朝
舉哀掛服尚舍設次於內殿其後皆於後苑壬地所司
設舉哀所幕殿周以簾帷色用青素其日皇帝詣幕殿
服素服哭十五舉音其值國喪則罷與宗乳母奉國延

崇保聖夫人卒禮官請發哀從之高宗於劉光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爲臨奠然設幄舉哀成服之禮未之行也孝宗始爲皇伯母秀王夫人行焉

輟樂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七日乾明節選定二十一日大宴二十日參知政事竇偁卒明日太宗親臨其喪還宮卽令罷宴有司奏伏以百司告備六樂在庭睿聖孝仁聞哀而罷足以勵君父愛慈之道勵臣子忠孝之心請宣付史館傳録美實天禧二年九月長春殿宴餞節度使張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宰臣富弼毋薨禮院上言一人向隅滿堂嗟戚今宰臣新在苫

巡欲乞罷春宴群樂以表憂恤詔并罷春宴
賻贈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內
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賻賜
宗室朞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
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為隆殺焉
諸葬禮院例用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
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　又按會
要勳戚大臣等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墳所
儀具皆有等差亦有特恩加隆者熙寧著新式禁使臣
過取喪家饋遺元祐中詔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者

御史臺彈奏吏部限滿檢察不得與闕升磨勘

定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卒贈官同太常禮院取行狀撰議考功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准始錄奏聞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國初贈官三品不得謚真宗以陳彭年議遂許謚爲定制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爲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詔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更定士庶喪

葬村復禁用音樂及攔街設祭身無官而用方相者詔
葬設祭者不在此限景德二年定文武官下葬諸寺擊
鐘之制不得踰分紹興二十七年禁火化飭守臣措置
荒閑之地以給貧民收葬
臣爲君服宋制有三年大臣加竹杖入居治事並不易
服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所除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
臣僚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
丁父母憂淳化五年詔禁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沒
特被敘用未經百日不得趨赴公參其有冒哀求仕釋
服從吉者御史臺弹糾之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

僚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依舊禮改正慶曆三年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天聖五年侍講學士孫奭言諸司執守服制詞旨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顛倒謬妄難可遵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制度編附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定從其議而喪服親疎隆殺之紀始有定制云

子為嫁母王博文事見本傳景祐中因集賢校理郭稹為嫁母解官行服禮官宋祁等議不一帝詔凡為出母

嫁母不拘子爲父後之條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子爲生母眞宗時樞密使王欽若言祕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詳議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神宗朝御史臺審決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喪御史臺言定未嘗請解官止以父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時王安石庇定擢爲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罷免

婦爲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議從周服右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朞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在理爲當况五服制度前

代增益甚多按唐會要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父在爲母服朞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況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欲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鍾歿並無服重子婦餘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即未審解官以否禮院言按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曰此論嫡孫承重之服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又按令文爲祖後者卒爲

祖母祖父殁嫡孫爲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今解官依禮令寶元二年集賢校理薛紳奏請祖母服制蓋其先臣耀卿所生母也禮官言薛紳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同知太常禮院王洙奏駁耀卿爲別子始祖紳繼別之後爲大宗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又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言耀卿既亡紳受重代養當解官持齊衰三年之服詔從之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爲祖父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宋敏求議曰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爲中子已

卒而祖仁爲嫡孫乎祖仁宜解官斬衰三年著爲定式熙寧八年禮院請爲祖承重者依封爵令於是禮房詳定周禮封爵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卽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嫡曾孫次莊爲嫡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卽

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雜議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援曾子問女合服斬衰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殯即除之舊制期喪百日內妨應試士人病之多有冒哀被罪者天禧四年以張洞言詔卑幼期服不妨取解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黃價赴舉有叔爲僧疑所服禮官言檢會敕文朞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朞外繼者降服大功黃價合比外繼降服之制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

鞠於兄嫂已嘗爲嫂持服兄喪又請解官持喪行可以爲言仁宗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務職知縣

繼絶熙寧二年直史館蔡延慶父襃故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襃絶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元豐中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孫據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爲孫從之哲宗詔宗室嘗父母喪者毋得乞爲繼嗣

宋史新編卷三十　志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樂上

夫古樂欲復於後世豈不難哉自周室衰微禮樂缺歷戰國暴秦文獻靡有存者漢興學者失本眞有司亦第紀鏗鏘鼓舞罔喻大義最後河間王上雅樂于朝惟以備數宋曅諸人得其傳議者皆謂久遠難分明罷弟用漢去古尚邈正聲已亡下列隋唐以降喪亂屢經源流逾邈乎周世宗思振墜典命翰林學士竇儼與樞密使王朴同考正宋太祖受禪仍命儼判太常時天下初定

稍加潤色未遑改作也及乾德中乃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乃有李照樂皇祐中乃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乃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乃有范鎮樂徽宗崇寧中乃有魏漢津樂夫當熙洽盛時禮樂庶可興矣顧諸儒人自爲見廟堂創而復輟竟莫適從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彼皆號通經稽古寧識有未融歟若漢津本賤工帝惑其邪說悉易先朝之舊其志荒其政亂揆以延陵所論則亡國之音也中興猶循襲弗釐何邪于時有大儒朱熹與其友蔡元定討研古人成法而纂述之明而盡信而有徵寶慶以來天子傾崇儒術向使克復

中原華猶綴詩必將用其書以新制作和神人詎託諸空言已乎是故復古有二難焉述作人也和樂時也二者相值會也君子不能不興慨於趙宋云然綜建隆以來樂制沿革與儒者論著大略綴于篇俾來者有稽其律議異同語在律曆志

建隆元年判太常竇儼上言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宜改樂名并樂章因詔儼專其事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復上太廟舞曲名祭天迎神送神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

安天地宗廟奠玉幣爲嘉安皇帝臨軒及祭享升降爲隆安正公出入及祭享升降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他如祭文宣王武成王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樂章曲名四年春取成都孟昶僞宮縣至太常閱視不協音律命毀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

運末禮樂之器盡爲契丹所得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幷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而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洛陽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群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

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庭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佸八佾之數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凡六變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 京兆果州進嘉

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開寶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管絃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峴又請別撰采茨樂曲依開元禮郊祀車駕初還奏之其御樓肆赦畢還宮依舊奏隆安之樂從之太常寺又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二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

禋祀設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詔圜丘增十六虡餘依前制太宗端拱中以當時所獻五瑞爲祥麟丹鳳河淸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用之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峴言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望改殿庭舊用文舞爲化成天下之舞武舞爲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每變樂章各一詔可初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猶用敎坊樂及淳化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至道元年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帝謂宰臣曰朕常思雅正之

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爲九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爲五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於中書門新聲詔近臣成聽焉時獻賦頌者數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上嘉之遷其職拱宸管從此廢矣眞宗景德二年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頗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

然難於遽革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曲遂習補副樂工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乃詔自今諸大祠並宜用樂大中祥符初别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倂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五年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虡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于郊廟仁宗天聖五年翰林侍

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承旨劉筠等議曰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請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樂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從之是時帝始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奇本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其後大祀率有樂

歌景祐初以判太常燕肅言命直史館宋祁集賢校理李照等考定王朴所造律準照言朴獨意造準不合古法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傾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從之既成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秬黍取潞州上羊頭山者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詔中書門下總領其事別詔馮元同宋祁郜冠卿

李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
所在亟以名聞於是布衣胡瑗前鎮東推官阮逸詔遣
詣闕照言旣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
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鎛聲
量之法已而擇潞州秬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
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
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
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元等駁之
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
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

之類今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其鍾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俟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鐘舊飾旋蟲改爲龍乃遣使採泗濱浮石千餘段以爲縣磬帝又親製郊廟樂章景安興安祐安等二十一曲詔宰臣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爲景祐樂髓新經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詳具律曆志初照等改造金石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十二案悉修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

圖三十篇載鎔金鑢石之法歷世音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崇政殿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賞賚有差其年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新製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脩睦亦以爲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三年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

學院韓琦詳定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阮逸言臣等所造鐘聲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不用夫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皆無馮執為稽古臣欲乞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為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詔送度等參定以聞度等言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請在律曆志後韓琦復言李照不依古法皆出己意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等詳定如琦言詔郊廟復用和峴

所定舊樂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鍾律制儀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將有事明堂帝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帝又親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時言者以為鎛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詔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復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禮樂官詳定大樂使經久可用語在本紀於是置局於祕閣詳定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

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正月詔徐宿等十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訪民間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定國朝大樂名於是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從之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以圖送中書議者援周禮鐘磬之制謂今大鐘薄小鐘厚磬無博厚長短皆非也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

語云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耳臣等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鍾大小之制則減至應鍾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即黃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鎛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景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

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稱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一闕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之時煩費甚廣器

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
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
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大常新定大安之樂
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始用舊樂其新定大
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
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
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
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以制
鐘律成遷瑗等官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
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

失當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心腹之疾未幾帝果感風眩處士徐復問李照阮逸胡瑗改鑄鐘磬笑之曰聖人

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宋如其言

嘉祐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肆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英宗治平二年禮官言南郊太廟二舞總六十八人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遂為武舞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伏請郊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奏

可神宗熙寧九年禮官於宗廟之樂有請者三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之樂有請者十並從之三年五月詔徵祕書監致仕劉几議樂以戶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知禮院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三曰金石奪倫四曰舞不象成五曰樂失節奏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七曰鄭聲亂雅遂為十二均圖并上之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几參定而李照之編鐘編磬王朴之太簇夾鐘俱失中和鎮等因請擇而參

用之旦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之太常以為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為清聲毋得銷毀乃縂新器從置太常闢屋貯藏之初仁宗時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為嘗得古本漢書語在律曆志范鎮以其說為然請依法作為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兩殿中丞胡瑗以為非詔鎮與凡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鐘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

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詔罷局第加
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臣須
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
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
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不應經義又八音無
匏土二音不可謂備樂不報几之說又見本傳五年開
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
傑言防所論非是而范鎮亦言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
而不見周禮正文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萊中
習之尤難乃補防樂正六年正月朔御大慶殿初用新

樂皆宗匠范鎮復請太府銅鑄律逾年樂成上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衡一尺一斛一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皆往觀賜詔褒之鎮自敘樂論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撥其要作為八論云其論律黍尺量聲器見律曆志又論鐘磬八音甚詳而楊傑著元祐樂議破其說禮部太常亦言鎮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命大樂

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自是朝會用之元符元年冬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舊制二年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以太常張商英薦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良輔嘗撰琴經傳作樂書有釋律釋聲釋音釋器之目凡四十四篇徽宗崇寧元年宰臣蔡京置講議司更定大樂博求知音士而魏漢津邪說遂獲售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本剩員兵士自言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同房庶被薦既至黍律已成為阮逸所非後逸樂不用庶與漢津議指入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執役於

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然亦神其說而託李良云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十卷下詳議司暘以雅樂與胡俗二部混雜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必欲去之當時第以迫漢津異議不之用實無能正其謬者後朱熹始謂十二律還相為宮變宮變徵乃六變七變得之者必有二變乃相聯屬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在樂縣為勇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宮之商角臣民乃不陵君去之則迭相陵矣暘之謬妄如此三年漢津言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請帝中

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三寸以定黃鍾之律其秋鑄景鍾成景鍾者黃鍾所自出也垂則爲鍾仰則爲鼎帝命詞臣爲之銘四年鑄帝鼐八鼎成九月朔帝御大慶殿受賀用新樂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廣庭回翔鳴唳乃下詔賜新樂名曰大晟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樂鍾宋識乃宋成公時帝喜以宋受命之邦也專置大晟府設僚屬不掌太常明年詔頒新樂於天下大觀二年詔劉詵所上徵音令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時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謂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與詵說合也四年帝親製大晟樂記命太中大

夫劉昺編修樂書爲八論十二圖凡二十卷說者謂蔡京使昺爲緣飾之以頌布云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樂舞之制八月大晟府奏雅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已增入詔並頒布劉昺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

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
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
徵此三代所共行月令所載甚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
用失其宜反傷和氣詔從之六年詔大晟府編集八十
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宴樂新書復用臣僚言自崇寧
以來所得珍瑞名數命儒臣作頌詩協新律七年十月
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于天下中書省
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左旋取之非是宜以本
月律爲宮右旋取七均之法自是樂律隨月右旋八年
蔡攸言自古無中正兩樂乞廢中聲一遵帝律止用正

聲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奏
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
大晟府者凡八條詔悉從之攸之弟條曰初漢津獻說
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鐘之律又以中指
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
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
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四序
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昺建白謂
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為中聲
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

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爲布政調變事乃召武臣任宗堯爲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昺不用乃自析黃鍾爲兩律黃鍾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黃鍾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諸器益大小皆隨律益但

以器大者爲大小者爲少樂始成試于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堂鶴愈不至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命教坊再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四年豐城縣民得古鐘大小九其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

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金人入侵詔革弊事諸局並罷汴京陷而樂皆亡矣高宗南渡國步尚艱每謂夙夜痛悼不忍聞樂詔有司減罷紹興初漸脩郊祀謂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暨秦檜主和外患稍弭延紹興十二年金人歸徽宗之櫬及皇太后韋氏始聽中外用樂明年詔以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脩建圜壇專以有司言下諸路取舊管大樂上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而器寖備矣十五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

壽如舊典首奏和安之曲次奏嘉禾成文滄海澄清瑞
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為宮太簇之律生氣湊達
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將給
事中段拂等又援大晟樂書請造景鐘用之郊祀內出
皇祐大樂中黍尺參以太常舊藏黃鐘律編鐘高適九
寸正相脗合遂遵用黍尺製造鐘成命左僕射秦檜為
之銘又造鎛鐘四十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
及添製編鐘等又製金鐘玉磬二架初元豐本虞庭鳴
球及晉賀循采玉造磬之義肇造玉磬元祐親祠嘗一
用之政和加以磨礲俾協音律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

茲所以繼作也旣而刑部郎官許與古奏比歲休祥協應靈芝産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願依乾德故事製爲樂章登諸郊廟詔從其請詩文內出御製郊廟樂章及詔宰臣以下刪脩大禮樂章並付太常肄習雅樂皆以安名其曲祀累朝倍之補苴軼典蒐講彌文者至矣考宗踐阼多循舊典乾道初元冊立皇太子依天禧用良安之樂至七年易應鍾以姑洗爲宮乃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也光宗紹熙元年冊中宮用紹興所製樂特加詳備紹興樂奏仲呂宮林鍾爲陰紹熙樂奏太簇宮人簇爲陽用樂同而揆律異焉寧宗嘉定十五年元日御

大慶殿受山東所獻玉寶陳宮架大樂奏詩二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並奏以太簇宮理宗享國最久禮樂之事未嘗有所改更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當時中興六七十載間士多嘆樂典久墜欲講求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以大樂議上于朝謂紹興大樂多用大晟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欲詔求知音之士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櫽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肄習卽古樂未易遽復亦可追還祖宗盛典也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

從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
芷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遂取廣南曰時雨
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
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渼仁治曰
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詔付太常然樂
言為樂必定黃鍾迄無成說云朱熹之門人蔡元定嘗
著律呂本原分其篇目又從而證辨之熹深好其書熹
在慶元經筵嘗奏乞明詔許集學徒孜禮樂諸書編輯
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後脩禮書定鍾律詩樂樂制
樂舞等篇而鍾律分前後篇前篇為條七後篇為條六

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邃其樂制彙于王朝禮樂舞彙于祭禮將期古樂復見於今而其書世已傳之茲不復詳其詩樂篇別系于後他如胡銓歐陽之秀程迥皆有論著見律曆志

宋史新編卷三十